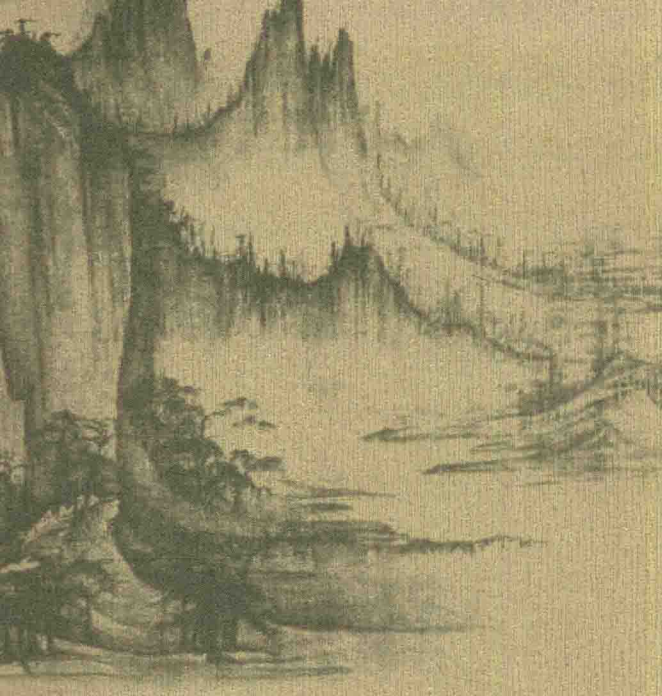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宋儒忘筌編

季惟齋 著

宋儒忘筌編

季惟齋 著

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宋儒忘筌編/季惟齋著.

—上海: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2015.9

ISBN 978-7-5675-3687-6

I. ①宋… II. ①季… III. ①儒學—研究—中國—宋代

IV. ①B222.0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5)第 134446 號



VIHQ2AE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六點分社
企劃人 倪為國

宋儒忘筌編

著 者 季惟齋

責任編輯 古 岡

封面設計 何 暘

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 郵編 200062

網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電 話 021-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-62572105

客服電話 021-62865537

門市(郵購)電話 021-62869887
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

網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上海景條印刷有限公司

開 本 890×1240 1/32

印 張 15.75

字 數 380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

書 號 ISBN 978-7-5675-3687-6/B·952

定 價 68.00 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質量問題,請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調換或電話 021-62865537 聯繫)

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六點分社 策劃

自序

上德無為，不以察求。古之至言也。拙著宋儒忘筌編既成，諸友覽之，或謂予棄儒落入佛家矣。吾聞之莞爾。此蓋不知予之淵源者。予生於鄉野，禮俗淳古，自幼務農，備知艱辛。然陶靖節之樂，亦自此即體之矣。髫時一聞七絃琴之音，體身戰栗，若血脈使然，有玄秘莫可名狀者。此或仲尼之種子也。觀西嶽之圖，即儵然起遠遊之志。此或道教之種子也。十七歲讀老莊。時歷困厄，心極鬱結，生平所未觀。一夜忽於逍遙遊之義大悟，中宵狂喜。遂得性情之超然，不為外境所縛。吾學自茲始。道家，吾學之胎息也。後得王船山張子正蒙注而讀之，有大振動。弱冠入京師，漸窺西學之堂奧。時學侶甚眾。有瀘州先剛氏，乃友人中最相契者。一日讀夫子未知生焉知死而有覺焉，遂承會稽馬先生、黃岡熊先生、無錫錢先生之遺緒，上追濂、洛、陸、王，有志乎儒家性理之學。二十四歲時靜坐忽通任、督，又有大悟。乃盡蠲西學，獨究六經聖賢之學。入蜀山著費書，文言著述自茲始矣。彼時尚以馬先生會通儒禪為未然。後定居西泠，娶妻生子。三十歲遠遊長安華嶽，古道場甚眾，心境俱妙，始發心於佛乘。翌年至伊闕，與奉先寺大佛眼目相觸之際，有大感應，發菩提心，立弘法之大願。歸而遍研諸教，而

性最契於禪、密。乃於日用平常、貪嗔情欲中磨礪勘驗，漸入勝境。夫啓我慧命者，乃宿具之悲心，而成我菩提者，皆世間之五毒。嘗著徵聖錄，以儒為主，融通三教，惟法執未銷，孔釋之間，猶有分別。後又數年，庚寅秋日，驀地開悟，儒佛兩忘，凡聖俱泯，初體大空性，而極簡易，一如靈雲之睹桃花，恢廓曠蕩，遂闢一新境地矣。智慧大增，如癡如狂。業障猶在，而心性豁朗。後乃自明，依此無相本覺，頓入盡性致命、盡融無明之途矣。莊生曰，適千里者，三月聚糧。昔日三十餘年，皆此聚糧之事爾。悟前皆資糧道、加行，至此乃始入正行。開悟之際，如良醫見得病根所在。非開悟現量，見病根不能如此分明。常人一生只以醫書比量尋覓病根，宜其不悟。然見得病根，尚須施藥治療。開悟者，禪門所謂破初關，唐宋人得之者比比皆是。明儒如陽明、近溪亦知此事。斬重關方能大成，破牢關乃入究竟，至此病無藥亦無。楞嚴有曰，理則頓悟，乘悟並消，事非頓除，因次第盡。至言也。見得病根，自須頓悟，施藥治療，因次第盡，其事理平實也如是。惟見得病根時，醫書及已有見地皆可拋，故曰乘悟並消。因次第盡時，則不離頓悟一毫。開悟時所初證之空性，與究竟圓滿時所成就之空性，非二也。一有間能退轉，一無間不退轉。自般若慧初露後，吾亦發願歸於定、戒。吾之三學，乃慧定戒，非戒定慧。以慧為開山先導，以定為勇猛精進，以戒為保任圓滿。今大受用於慧定，將有望於戒矣。

一朝開悟而造此，類無師智，本無心而得，乃欲不得之亦不能。自我觀之，此小子振脫宋明理學之囿隅而愈進乎道者。仲尼聖人境地之大微妙義，以此而愈知之矣。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。昔所不解，今日豁然。乃可斷之曰，使學者不能如釋教之開悟，亦不能真知孔子之蘊奧。前賢嘗謂透得儒家即佛家。蓋亦於我身驗之矣。今既證此，所行者猶是修齊治平、倫常日用，而心量彌為廣闊。國還是國，親還是親，初得妙觀察、平等性智，不復以國、親之實執

而自障性源耳。昔日修齊倫常未得圓成、尚多滯礙之處，今竟得以空性妙用而轉化之。夫使治國平天下之人，不能脫於名利實執，空其所有，不能樹立中道之正見，則又如何斬除嗜欲偏見之荊棘，而盡力於利生之事業乎。故以出世智而入世，世間法亦得善。不以出世智而入世，世間法亦恐將頽。在仲尼則焉有入世出世之分別心哉。此又接奧、荷蓀諸隱君子不識夫子之心之處。惟宋明儒者舊日之諍說甚衆，予生厭離心久矣。今之學者多生死文字海中，豈吾志之所在。茲編草於悟前，而成於悟後，斧鑿痕猶存焉。悟後發願掃蕩一切門戶之見、偏頗之心，不妨以此書為先鋒。悟前此為援佛入儒之書，悟後則儒佛雙泯，互奪兩亡，一種平懷，非即非離，亦不知此為何種書矣。舊儒之知見打破之，佛之知見亦不取。必以一言而蔽之，此為實證之書也。茲編既以掃蕩一切門戶偏頗之見為期，則必有論敵存焉。抱朴子云，上士悟道於戰陣。弘忍云，輪刀上陣，亦得見之。吾性本剛烈，亦何恤乎犯險。人若以偏頗之見視我，亦無怨恨。此書中評判朱子、宋儒者，要以常眼觀之，人必驚駭其言之激越。願於諍論之中求無諍之義，於烈性之中求至柔之心。儻不能至，亦可為後來者之前驅，引之至於圓滿之見地也。

輓世大儒辜鴻銘先生嘗有中國文化兼具深沉、博大、淳樸、靈敏四德之說。弱冠讀之，甚偉其言。竊謂使人備此四德，自能入窺中國文化之堂奧。又非僅於中國當如是。欲嗣人類文化之真血脈者，皆須具此四德者也。夫淳樸、靈敏二德，關乎先天。農人之淳，詩人之靈，小子生而有之。此天所厚錫予者。淳樸使離靈敏，則不達。靈敏使離淳樸，則不長。淳樸須以靈敏廣之，靈敏須以淳樸厚之。非淳非靈，亦何以語乎天地好生之德。當今世界之大患，即在蘊蓄此淳此靈之土地風俗之將破壞殆盡也。函夏近世以來，雖多傷損，惟本博厚之資，河嶽英靈，所蓄尚深。印度及中東亦然。吾所憂者，乃三十年來吾國土地風俗之傷損愈劇焉，不可不愾然而自

警。今日城市之民衆，其欲養淳樸、靈敏二德而不願趨附機巧、癡愚二毒者，其捨聖賢、詩人之書而孰宗之乎。此本先天又不得不轉為後天者。而博大、深沉二德，則固關乎後天。夫典籍學問、胸次聞見之博大，二十餘年來，庶幾具之。然大悲心大菩提心之博大，方是此道關鍵所在。小子當勉之哉。夫智識之深切著明，固亦有達焉，然自知亦惟開悟之後，始足以語乎深沉二字。舊著徵聖錄博厚典則有之，實證之深沉邃密，則尚未至。以此而愈知世間欲深入聖人之學者，必不可少此真修實證功夫。呼鳴。八九年間，親老相繼棄世，每於喪禮祭儀之中，愈體乎古人深沉厚重之意。死生之事亦大矣，而真妄決乎一心。悠悠上古，厥初生民。函夏三教之聖人，天竺、泰西、阿拉伯之古德，其關切之物事有異，而其心惇惇而為一。嘗於椎心泣血、涕泗橫流之際，孤明歷歷，而愈明乎所謂孝道佛法、儒家釋教者，直是一而莫二，詎可以分別心而判之耶。此等亦是實證。辛卯之冬遠遊尼泊爾、不丹國，生大感應，愈知夫天下之根本，唯一心爾。函夏亦只顯化函夏之聖教，異域亦自具異域之神明，其根本者為法性平等，機用則各有優劣。使予生於尼泊爾，亦將盤礴坐神廟下，自適而大樂，讚此仁智德，發此平等觀矣。嚴君平老子指歸嘗云“人但知一身之相通，不知一國常同體。人知一國是同體，不知萬物是一心。萬物既是一心，一心之中何所有隔哉”。誠然見道之言。亦惟如是，庶可語乎博大。此又本後天而不得不歸先天者也。

三教之學，老聃、仲尼、曹溪，吾之師也。發蒙於老聃，性靈初耀，養氣於儒家，篤切博通，而終透於禪門，獨超物外。老莊、仲尼，本合正法眼藏，與佛不二，而常人為習見所障乃不識爾。此心即儒即佛，非儒非佛。其間基督教、印度教、伊斯蘭教之聖賢，泰西、日韓諸國古今之哲人，皆嘗加持於我，一切交光而互攝，唯我而獨尊，是我而無我，性相原不二，只是中而庸之，學而時習之，惟精惟一，

允執厥中。古人不吾欺也。李涵虛嘗言“道若不能分則無變化，道若不能合則無統宗”。夫分者本應天機，然趙宋以降，三教分裂既久，中世迄今，諸教諍攻彌烈，今世當生此道合之大契機。拙著之草，欲行此事者也。今初得無生之義，即悟此書雖洋洋可觀而本無，是有亦蓮花所生，非我所作。然使無實修密行虛融保任之，何能保此性地必不失墜。子曰，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虽得之，必失之。可謂一語中的。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，聖賢之言古已得之。禪家曰高山頂立，深深海底行。高頂之本色自露，海底之密行無窮。高頂海底，豈有二哉。而至道不在他，無修亦無作。言語道斷，普皆回向，但蘄蒼生，本覺元心，失而復得。此予於羅漢寺拈香禮敬時之一念也。衆生極苦，而吾之極喜，亦如一滴，投於巨壑，思之泫然。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。嗟乎。吾書既成，在我即滅。以勝義諦說之，其本空性真心所化。出於實證，非是我義理思惟而得。以世俗諦說之，則古人內聖外王之道，此書以內聖為主，外王之論，容俟勝緣，子曰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是也。內外本無二，其有識者，亦當不以拙著只深言內聖而已。忽覽人間世，顏回請行，欲解衛國之亂，仲尼非之曰“道不欲雜，雜則多，多則擾，擾則憂，憂而不救。古之至人，先存諸己，而後存諸人。所存於己者未定，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”。竟得冥符吾心如是。我以實證作忘筌編，即先存諸己者。暢演三教一致之說，即道不欲雜者。世人所存於己者未定，即欲橫議施藥於天下事者，非小子所能知。吾之血親，自是周、孔，吾之師傅，佛陀最勝，而吾之知己，則莫若莊周也。佛陀之空性，吾性本具之法身。吾姓本周公之後，乃本具之報身。莊子齊物，則萬物又自吾心之本然化身也。自具三身，忽有所悟如是。得魚忘筌，得意忘言，蓋非此不能深入大道三昧。輔嗣之語，愈覺其神矣。

惟道德圓入，不拘一切，而著述之體，不可不思焉。此又不得

不以世俗諦說之者。古之人威恩適務，寬猛逗機，如雷行風動，木茂華敷。拙著遠弗逮而意有慕焉。此書不拘於舊式，立論亦迥不猶人，評騭古今，不容不發，侵掠如火，其疾如風，有前人所未言之義。此或即所謂威猛雷風者。人多悅春風秋色之淑和調達，而吾性尤喜炎夏。悅春秋者，未必能知夏冬之妙，而能喜夏冬者，或尤能悅春秋之心。炎夏酷冬，實修行之道愈深之機密所在。忘筌，乃吾炎夏之書。吾不能櫟括文辭使之簡約，此予之陋也。文字失之枝蔓繁冗，亦夏山叢棘遍布合如是乎。後禪密深入，復能悅酷冬，一朝而得四季平等智，而今竟忘四季之更替，春至亦無喜。昔獨喜炎夏，亦有心障在。蓋酒神之狂喜，亦非究竟了義。他日當作一潔靜含蓄之冬日之書者耶。吾素以古文著述，發之本然，全未刻意，如母子之相應，道無揀擇。作亦辭達而已，本不欲學韓柳一流，以行文恣肆自喜。古文之體，誠然函夏血脈之所託載。其欲盡捨之而能大弘其道者，未知其可也。然茲編亦間用語體文，為達意故耳。間嘗自哂，如是可謂別開生面矣。昔船山自謂六經責我開生面，七尺從天乞活埋。小子希慕焉。不意今日有此意。惟其責我開生面者，非僅六經，乃三教一致之學，亦非三教之學，乃此一非可思議之血覺本靈俱生本心也。以此觀之，則語體文亦何嘗不是血脈。曩日之分別心亦可消矣。劉彥和嘗言“道沿聖以垂文，聖因文而明道，旁通而無滯，日用而不匱。易曰，鼓天下之動者，存乎辭。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，道之文也”。凡能旁通無滯，日用不匱者，皆為文也，要在本心妙用之悲智雙運，不在拘守文體之典則雅正。司馬牛問仁。子曰“仁者其言也訥”。曰“其言也訥，斯謂之仁已乎”。子曰“為之難，言之得無訥乎”。此予所宜終身誦之者。此書闡發性與天道，純無隱約，其言也不訥，知我罪我，其在斯矣。癸巳孟夏金華季惟齋書。

目 錄

自序/ 1

上編 近思錄首二篇玄義

近思錄首二篇玄義緒言/ 3

總從一性上起用/ 3 予主唐學/ 7 宋元實以三教一致
爲主流/ 13 明代三教一致之風/ 18 清代民國三教一
致之風/ 23 禪儒和會翻成戲論辨/ 26 三教一致之學
一致者何/ 28 同氣十五品說/ 32 華梵歐三教一致/ 41
開悟始知孔子心/ 47 理學四勝四障/ 57 四重緣起說
理學/ 63 今世二種病痛/ 65 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
性源/ 66 予之佛教觀/ 70 豎相說/ 77 惟理是視
無所低昂/ 78 中華文化之優勝惡劣/ 80 新五毒說/ 85
實證契楞嚴/ 89 即顯即密修證次第論/ 110 洞山禪
噶舉密一致論/ 113 著述由來/ 118 二書一體由呂東
萊一以貫之/ 119 此說無有未曾有/ 120

道體篇第一/123

為學大要篇第二/181

下編 呂東萊粹言疏證

呂東萊粹言疏證緒言/293

本書選輯所本/293 東萊最得中正之道/293 以一導

四遙啓先機/297 中華文化三大轉折四大時期/298

兩宋之際為一大轉折/302 宋儒黨爭不同心之患/304

大知閑閑小知間間/306 宋代釋教諍論/308 程朱所

以成第一顯學者/309 世俗諦評朱子/311 勝義諦評

朱子/316 近世儒者評朱子/319 朱子如荆公/323

陸子評/325 東萊博議雪誣/327 東萊文道合一/329

東萊深於佛老/330 東萊二種未圓滿處/331 大悲大

喜大機大用/333

呂東萊萃言疏證/335

跋/478

附論科學基督教一則/481

附本書徵引參考之外籍譯本日錄/487

後記/489

上編

近思錄首二篇玄義

近思錄首二篇玄義緒言

總從一性上起用

此書廣以陸、王、佛、禪、老、莊、道教義趣，疏證近思錄首二篇，故曰玄義。儒釋玄各有大用，而其為道也一，非盡有二致。理學先儒排二氏之言，或以尊儒之私心，或以政教之理勢，亦多事理之權教，非盡真實之心性。今之德智圓滿者，開權顯實，則不必復執於舊論。道本是一，不分華、梵、歐西。各國所出之學統，自具此道元化生之方便善巧，可謂各得一體。尤以天竺之釋教小大密三乘之學，最能於義理、實證之兩端一體，深入大道之實相。吾國道家有老莊，儒家有易學，天然入道，亦玄妙周密，然義理高超而語簡古，多托象寓言而詮，弗若釋教直抉心源，中觀、耶識、如來藏，演為光明密栗之學，於實證則又不免流於法家、卜筮、術數、神仙、外丹、攝生之雜學，弗若釋教始終條理，次第一貫，實地法門，受用無盡。故道儒後皆師法之。義超而語簡，托象寓言而詮，固無礙於高人之圓成。然後人資質漸下，故不得不師取於佛之內自證智，以徹通其心體焉。心體則華、梵、歐西無二也。觀夫老之至於韓，儒之變為法，易之用為術數，道之執於黃白，道儒之學，從來多生枝蔓，時或偏離

中庸之道，故必取維摩大士之不二法門，文殊師利之金剛寶劍，以正其心源，歸於中道，亦取菩薩地實證現量之精確，以誘其深入大道也。以不二法門空性智慧現證而論，吾國古書演化最玄妙暢通者為莊子。以後世修證者觀之，其義趣不期與大乘、禪宗冥契無間，其活潑潑之風格，正奇兼施，迴出思議，亦不期與禪門宗風、大圓滿、大手印法甚為符契。蓮花生、帝洛巴、那洛巴，亦仿佛莊子書中之人。故自莊子而觀之，中、印自是不異。自禪宗而觀之，漢、藏亦是不異。故以密乘之妙理說之，孔子實為吾國方便道之代表，莊子實為吾國智慧道之代表，方便、智慧之不二，乃是中國文化之真面目，而吾國此種便、智不二格局之綜合統一，又必待釋教大乘傳入方能成就也。佛教之前，孔、莊甚難統一。自王弼以來，魏晉人欲統一之，而實弗能如意。俟佛法大興，現證得道者，雲蒸霞蔚，時機熟矣。如唐代，即是以佛為本，孔、莊渾融之新時代也。

自天竺之釋教傳入，而後乃有中國之佛學。中國之佛學，自導源於天竺，其初教言傳譯，本有取於老莊儒家，及其圓通完備，大師如林，復以其心髓光明，直抉心源，轉滋養於儒道二教。達者遂悟其道本莫二。人或疑中國之佛學，自成一系，本深受道儒之影響，似已不同於天竺之釋教。此實似是而非之說。吾觀佛經初譯如四十二章經，似多樸實之語，而實窮徹究竟第一義，絕是佛陀之正脈。魏晉人以莊、易之學，融攝佛學，乃亦一種方便善巧，自然而成。漢地之佛學，雖其名理自顯中國化之特質，而其真實心性，與天竺、藏地絕無差異。故曰此似是而非之說也。道本是一，不分華、梵、歐西，行人終是要去分別心，消所知障，方能深入。

理學固有孔、孟之血脈，實亦佛家宗門、教下及道教之別嗣，如世間之所謂混血兒，如何辨清其界限。近年參證，忽悟心源，玄佛之于儒學，一而已矣。觀濂溪之太極圖說、明道之定性書，最與王輔嗣氣息神理相契近。此理學之氣脈與魏晉相合者。有宋理學之

樞機，實亦已先顯於魏晉。（今人饒選堂先生嘗言魏晉時代乃先理學時代。見文學與神明第四章。其說亦可謂先得我心。）宋人三教一致之說，亦萌芽於晉人如作喻道論之孫綽，而先興於南北朝隋代。先于孫綽者，則為牟子理惑論，俱載於弘明集中。惟牟子其書所作之年代尚多爭議耳。理惑論義理已甚高妙，如以孟子權變之說，理世人于釋教之疑竇。後于孫綽者，北朝高僧道安作二教論，崇釋教，聯孔儒，抵道教，亦有形勢逼之者。其言釋教為內，儒教為外。雖不以佛儒為一致，奉佛法為至高，而當時佛儒混和之風氣實亦因之而轉深矣。當時名儒服此義者，如宗炳、顏之推。而尤得此義之深妙者，如文中子。中說一書，效仿論語而作，嘗讚佛為聖人，言三教一致。（佛祖統紀第三十五卷有曰“智者、荊溪之論曰，若眾生根性薄弱，不堪深化，但授世藥，如周、孔制禮作樂，五德行世。邊表根性，不感佛興，我遣三聖化彼真丹。禮樂前驅，真道後啟。清淨法行經云，月光菩薩，彼稱顏回。光淨菩薩，彼稱孔子。迦葉菩薩，彼稱老子。此止觀、輔行二處之證也。又據藏本冢墓因緣經云，閻浮界內有振旦國，我遣三聖在中，化導人民，慈哀禮義具足。是知此土聖賢前後施化，皆我佛之所使。然而昧者不足以知。覽此二經，可不增信善哉”。考清淨法行經今已失傳，蓋出於南北朝間。其恐乃中土人偽託之書耳。然亦正可見當時三教一致之風氣已生，而宗教家善巧方便而化用焉。此等實影響後世甚深。）惟其時三教一致之說尚屬一逐漸興盛之新潮流，不似唐宋以降之隆盛。蓋漢唐之間，三教亦同亦異，亦敵亦友，互有資取，闇相為師，而各得其所，不相混同。隋唐佛教極盛，非道、儒比，粲然而放，儼然獨尊。然中唐以降三教融合之勢愈為成熟。使中說非王通親筆而為中晚唐人所撰，亦正可見唐代之精神。雲笈七籤卷一唐陸希聲道德經傳序曰“仲尼闡三代之文以扶其衰，老氏據三皇之質以救其亂，其揆一也。蓋仲尼之術興於文，文以治情。老氏之術本於質，質以復性。性情之極，聖人所不能異。文質之變，萬世所不能一也”。義極弘深。（考陸希聲亦山